

文化产业周刊 | 艺术



《长毛的山水》张鹏翔 150X360cm 布面油画

禾社画家一:张鹏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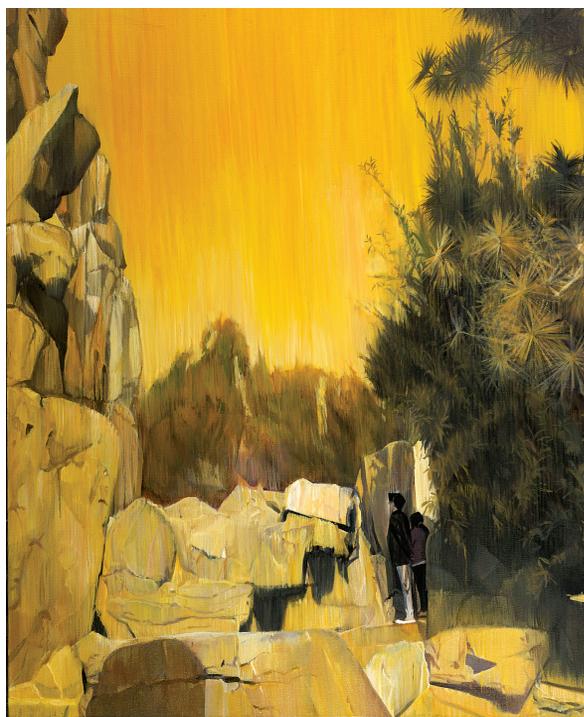
粉艳的桃红色仙人掌已成为张鹏翔画作的标志,可这绝不是画家张鹏翔本人的标志。当你看到讷言朴拙的画者,你会顿生错位的困惑,这样诡丽奇异特立独行的画面怎会来自这样一个看上去几乎算得上平实平淡的出处?从禾社第一季展览《禾而不同》开始,因这种强烈的错位感而产生的疑问就一直在我心中盘踞,直至这次展览得以看到张鹏翔的雕塑,才渐渐对这个画家有了相对全面的了

解和认识。

画家的雕塑造型朴拙,应是随材构造雕琢而成,显得雕塑本身恍似在遵循自然之道生长。这是张鹏翔艺术中的另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像是弗洛伊德理论下的又一层梦境,隐现出男性内在的执着和坚持。

与雕塑作品相比,张鹏翔的画作里充溢着相对质感轻盈一些的魔幻和神秘,在这里,画家像是一个热爱梦幻游戏的孩子,恣意地织造自己的梦境。

禾社画家二:吴斌



《公园22》吴斌 162X130cm 布面油画

这一次,吴斌的画作呈现出愈加成熟老辣的面孔,刻画更为轻松挥洒,色调更为多变,这与他一直以来熟练到无懈可击的绘画技巧有着直接关系。吴斌的画作因娴熟的技术作为支撑,画面视觉效果渐如行云流水轻松流畅。看吴斌的画作,像是在看一场名角荟萃酣畅淋漓的表演,可以悠然评赏,不用悬心惧怕在某个转折或高音处掉落下来,徒生恨憾。技术也不是吴斌画作的重点,就像这几十张以“公园”为题

的画作绝不能被单纯的图解为字面意义上的公园。

公园,虽以虚假自然的面貌出现,却注定要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来安放现代都市人远离泥土后无处安放的心灵。这里,即便只是路过时淡漠的一瞥,也会无意间窥到一缕游走的心情,或一段即逝的回忆。画家捕捉这些瞬间,将其重构编排,成为承载着公众记忆的自我私密表达,这种表达貌似清晰,却也有着语焉不详的魅力,可以被无数次的猜读,无数次的解读。

惠风禾畅

『禾社』第二季展览将在商都艺术馆举行

展出时间:10月12日~14日

禾社,2011年成立,由四位志趣相投的画家张鹏翔、吴斌、王恒立、黄向前组成。曾于2012年4月举办第一季展览《禾而不同》,现推出第二季展览《惠风禾畅》,名称盗借《兰亭序》中兰亭雅集之意,为纪念18个月来辛辛苦苦劳作耕耘画室无处“曲水流觞”的寡淡日子,窃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舒心和欢悦,来祝贺18个月来精心呵护的“禾苗”,终于再一次扬花吐穗,结出硕果。

四位禾社成员绘画风格各异,分别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质和辨识度极高的画面表述。他们思考“过去”与“当代”的意义,借由画面传达个人生活感悟和反思艺术本质。这里有顽童内在画面魔幻的画家张鹏翔,冷静洗练表述当代的画家吴斌,吟风弄月古典情怀的画家王恒立,还有画风多变梦幻江湖的画家黄向前。王霏

禾社画家三:王恒立



《似曾经过之问茶》王恒立 40X50cm 布面油画

王恒立,一直是一个沉溺古典的画家,在他的画里,处处弥漫着吟风弄月、品茗听箫、焚香弄琴的古典旨趣,他将自己画

里的世界圈养在一个唯美静谧的虚幻之地,构建着一个美好低回的旧时光。或者说,他回避和剔除了真实世界里的种种纷繁嘈杂,借助部分真实的场景,以安宁闲适为母题构造自我的梦境。在这个形式花样翻新语言五花八门的当代艺术语境下,对古典的传承是一种尤为奢侈的坚持,意味着对于传统技术的信仰,意味着无捷径可走,意味着无喧嚣热闹相伴,长久地安于无闻的平静。古典,是把潜藏在事物表象下的内在逻辑和谐体现,这个逻辑在王恒立这里被抽离变化为以身边女性为题材所表现出的风雅或闲情,女性内在气质中的温婉细腻在画家的画作里被反复的吟咏,仿若魏晋名士吟咏山林,不失不忘不离不弃,是其永恒的主题。

禾社画家四:黄向前



《清影》黄向前 160X140cm 布面油画

黄向前是一个善变的画家,不停的尝试和寻找,不停地追逐和奔跑,就像王家卫所说的无脚鸟,一直无法在寻常的枝头停息。善变对一个画家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因为善变是懈怠和麻木的天敌,而懈怠和麻木永远是艺术的死穴。勇敢地尝试新的方法和题材有可能给日渐成熟的画面带来新鲜生涩,也有可能给日渐重复的视觉画面开拓出一个新的灵性空间。

作画本身好像一场游戏,闪

展腾挪尽兴挥洒才得尝趣味,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人无法想象其中的欢愉。作为画者的黄向前正在一次次的变化和尝试中将内在世界在画面传达的领域逐渐拓宽,把更多内心体验演变成流转多变的画面。此次的画作中,黄向前将“剑”这个一直钟爱的母题向内延伸,赋予其更加具象更加广阔的含义表达。

“禾社”秉承砥砺琢磨的传统,再次诚邀更多志趣相投者于“禾社”雅集,切磋画作,畅叙幽情。